

銅版

四書集註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上論



乙卯年孟冬月

校正  
上論集註

學而至鄉黨

上海

廣益書局發行  
文華書局印刷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為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

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

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

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

事父母為孝蓋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

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

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

又復音聲上反扶佩悖

數音朔下同室復平聲反側反



復芳 服反 又音 伏行 去聲

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則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

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

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恐并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蓋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

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儀之無弊謝氏曰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

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遠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其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

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眾謂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

德行

同

為去聲

好去聲下

易去聲

長上聲

樂音洛

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

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子曰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

則是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矣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己者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而有損

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實而學以成之學之進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

則其德亦歸於厚矣○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易去聲下

行去聲

從十容反復扶又反

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

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故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仁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要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型而樂告之者東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知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知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

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

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恭和而節此禮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厘有差則失其中正

而各倚於一偏○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辱矣所依者

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不求安飽

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有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

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

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

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常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

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舉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

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

中去  
聲行  
去聲  
勝平  
聲

諂音  
差

復扶  
又反



造七  
到反  
驚音  
務

處上  
聲  
駟古  
聲反

治去  
聲遠

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  
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  
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

為政第二 凡二十 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

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極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  
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

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  
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

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  
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其義蓋其示人之意

亦深切矣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  
守約則足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請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免苟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為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

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  
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



去聲 探平 聲

恃其義又當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如此則知極其精而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

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

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

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有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倣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

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觀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

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

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

為去 佩 背音 聲 放上 水反 累魯 定反 瑩余 聲 為去 同 聲下 中去 廣益書局校印

聲

御

渾上

聲為

分並

去聲

疾音

滯

畜許

六反

曾平

聲

背音

佩難

去聲

處上

聲

省悉

者為其所得  
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懿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

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  
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養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  
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

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  
其踰愛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

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

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  
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言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以失而告之

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問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間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

平聲 輓音 尼乘 去聲

王去 聲 議楚 禁反

論平 聲說 約 孔子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輓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輓端

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

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闕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諱術數之學也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

詔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詔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二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

上論

卷二

八佾

六

廣益書局校印



至舞於庭十字者語也是可忍二句方是孔子語孔子口未嘗說舞八俗但此是字指此故記者繫之今通將

諸侯大夫四士二每俗人數如其俗數或曰每俗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政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

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僭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俗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耳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季氏曰禮樂侍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

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俗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

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且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

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簋豆豐爵之餽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表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氏字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尹氏

去聲

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非上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

去聲

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止又進林放以勵冉有也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

為去

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

聲

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鬴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

治平

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

音達

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

扶音

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

音杯

子者商也始可與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子猶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哀籃音奔

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

琴瑟  
音雷

衰音  
惟長

上聲  
分去

聲

曾音

層

誣音

無

解音

至

畫俗

作畫

非

和去

聲

夫音

扶

長上

聲

長上

予則亦相  
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

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

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

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

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無理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

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

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

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鬱迂  
勿反

亮尺

懈居

隘反

舍上

聲

與去

聲

齊側

皆反

監吉

暫反

統下

沒反

少去

聲

棲音

西鵠

音谷  
中去

**何謂也**  
玉孫賈衛大夫婿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邊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

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附和權臣也實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

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  
謝氏曰聖人之言避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

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

**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秦鄭側留反太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鄆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識之孔

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

**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候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實革蓋以人力之有強弱不

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實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革復尚實革故孔子歎之  
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  
告古篤反餼許黑反去起呂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

去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蓋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



聲下

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卒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天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扶又

也。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樞密，此亦可見。

而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識音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志

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闕離，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

哀反

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感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與音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余

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懼貌。宰我，魯人，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相去

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

聲去

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如此。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聲去

修德以教主於王道。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見形 面反 屏音 丙下 同 復扶 又反 下同 治音 持

得見

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象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束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

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

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玷下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

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器小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玷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

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五味之相濟而後

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官自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

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

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